

红嫁裳

王怀让 王清志 主编

HONG
JIA SHANG



河南文艺出版社

序

王怀让

我们这一群人，从全省几十家报纸的副刊上走出来。我们来到平顶山开会，开全省报纸副刊协会的第九届年会和全省报纸周末版·星期刊协会的第五届年会。这是1996年的5月。

经年累月编着、读着报纸副刊的我们，一旦从副刊上走出来，便心驰神往，把心放回了大自然，把神交给了大自然，于是我们在开会之余便相约去看石人山。石人山很奇很美，但在山的家族中，它毕竟是一个小妹妹，有人说它可以算作山的副刊。从阅读报纸副刊一下子变成阅读山的副刊，那山路的蜿蜒崎岖，那山泉的湍急飞溅，那山树的蓊郁挺拔，那山峰的奇峻险峭，读来无不令人叹服矣。在山的副刊面前，我们这些副刊人显得是如此的苍白，我们是多么想把山的副刊搬到我们的报纸版面上，让我们的报纸副刊也增加几分山的大气、浩气和正气，增加几分山的雄姿、雄壮和雄伟。如同《朝阳沟》中的银环那样，我们这群人中的许多红男绿女，正是怀着这种向大山学习的若谷的虚怀，有的人从山路上捡拾起一块块小

石子，有的人从山崖上采摘来一朵朵小山花，大家说要带回去，或摆在窗台，或置于案头，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真有点山人合一之气象也。

这时候，突然有人忽发奇想，说，我们何不把我们报纸副刊上的小石子、小山花也捡拾和采摘起来，把它们装订成册，你读我，我读你，相互阅读，彼此相长，岂不也同阅读山的副刊一样会大有收益吗？于是我们决定编辑一本全省文化记者自选作品集的计划，就这样在石人山上形成了，于是全省几十家报纸副刊和周末版·星期刊的同仁们便把各自的“小石子”、“小山花”汇集到一起，于是便有了这本《红嫁裳》。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红楼梦》中的这句至今我还没有读懂的名句，现在似乎已经成了广大读者对于报刊编辑的一种褒奖。我们这一群人虽非“甚荒唐”，但也的确是一群“到头来”，每日里以稿纸为布料，以笔墨作针线，精心地把一篇篇来稿剪裁成一件件美丽的“嫁裳”，然后把一篇篇文章的“大姑娘”嫁出去。我们这些“到头来”们有些甚至为他人做嫁裳做了一辈子，把头发都做白了，而自己呢，还是一个“老姑娘”，还没有一件可身的嫁裳把自己“嫁”出去。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把这本书命名为《红嫁裳》。我们想通过这一件件自己做成的自己穿上的我们自认为是美丽的嫁裳，把自己“嫁”到广大读者中去，请读者们评说这个“新嫁娘”长得怎么样。

在行将“出嫁”之前，我想代表我们这群“新嫁娘”们向广大读者说几句话，这也算作一篇“出嫁”辞吧。

我们的副刊应该如何办？在一个座谈会上，我曾经借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著名的栏目“正大综艺”来概括之。正，正气，正道是也。我们时代的报纸副刊是干什么的，它是为报纸的正刊服务的，换言之

之，它是报纸正刊的延伸和扩张。报纸的正刊即报纸的新闻版面，副刊以自己的文艺作品和文化新闻去服务于新闻版面的新闻宣传，在整个报纸上，新闻要代表舆论导向，副刊只能在而且必须在这种导向下去进行文化的发挥。如此报纸的副刊才算是具有时代的正气，才算是走了历史的正道。大，大气，大手笔，大格局，大气魄是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用大手笔写作现代化建设这篇大文章的时代，我们主张报纸的副刊在选材上要选择大题材，在布局上要采用大格局，在整体风格上要显示大气魄，除此而外，一切的扭扭捏捏，一切的羞羞答答，一切的小鼻子小眼，一切的小我小你小他，一切的小男人小女人，一切的小情趣小情怀小恩怨，都应该摒弃之，那些不应该属于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属于那些。综，综观、综括、综合是也，是大拼盘式的，是大锅熬菜式的，是大田间作式的，是多层农业式的。为什么副刊应该是这些“式”的呢？因为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我们的读者何止一百，是成千上万甚至上十万上百万上千万上万万，这样的广大读者群当然更是形形色色、色色形形的了。各种形色的读者无疑会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胃口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期待，我们的副刊面对着如此纷繁复杂的眼光胃口需求和期待，难道能让一部分读者展开报纸之后长叹一声把它搁置一旁吗？艺，艺术和技巧是也，这正是副刊同正刊不同之所在也。我这里不是说正刊的宣传可以不讲艺术不讲技巧，而是说副刊的作品更应该具备副刊的属性，即文化艺术的属性。文化本来就是把生活文而化之的，艺术本来就是把人生艺而术之的，所以我们把生活和人生搬到报纸版面上以后，还不更应该讲究文化艺术自身的规律、讲究文化艺术本来就应该讲究的文化韵味和艺术氛围吗？

我的这一番议论，在一个座谈会上讲过之后，又在另一个座谈会上讲了，又在第三个、第四个座谈会上讲了，许多同仁们表示赞

同。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说我的这个“正大综艺”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你们在阅读我们的报纸副刊的时候，就用这四个字做尺来量一量，就用这四个字做秤来称一称，看看我们还欠缺多少尺寸和多少斤两吧。

话题再回到《红嫁裳》上来，我们自称我们的嫁裳是红色的，是因为我们太喜欢太钟情于这个“红”字了。洛阳牡丹是那样的嫣红，郑州月季是那样的鲜红，大别杜鹃是那样的殷红，太行枫叶是那样的火红，红，红，红，红，红得好热情好热闹好热烈啊，红得好诱人好动人好灼人啊！我们想把自己的“嫁裳”做成这样的红的美和美的红，我们想用这一件件“嫁裳”把我们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我们也想成为我们这个美的时代里的一点又一点美的风景。当然正如许多人批评我们这些做惯了编辑的人眼高手低那样，我们自知我们的手是笨拙的，未敢夸口说“敢将十指夸针巧”，但是好在我们的背后还有人充当我们这些“到头来”的“到头来”，他们在为我们这些人做嫁衣裳的人做嫁衣裳，他们就是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这里我们向他们道一声谢谢了；好在我们这些“红嫁裳”还要一件件地请广大读者过目，请广大读者指手划脚，挑鼻子挑眼地评头品足，说三道四，这就是文艺批评。我们愿意在批评中把自己的“嫁裳”一遍遍地修改尺寸、修改款式甚至修改面料和颜色，总而言之，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嫁裳”做得好一点，如果今后再做，做得再好一点。这里我们也向大家道一声拜托了。

丑媳妇终要见公婆，我们这就上轿了。

目 录

(以报纸名称笔划为序)

序..... 王怀让(1)

三门峡日报

小小说二题..... 赵安基(1)

弥天大罪张成功..... 张改成(7)

陈廷贤魂兮归来 尤黎明(12)

回乡纪事(外一篇) 胡安乐(18)

开封日报

漫说信陵君 蔡泽恩(22)

“垃圾”文化与“遗憾”文化 赵万谦(25)

好一个张敏	周仕生(28)
中南第一村——中国开封 SOS 儿童村	胡 文(33)
乡情	李允久(39)
不负天命显风流	屈艳枝(42)
夏洛的故事	宋 哲(49)
丢失的童年	徐超文(52)

平 顶 山 日 报

引以为戒	韩江法(57)
关于希望的断想	曲令敏(60)
穿越城市	杜耀磊(63)

汴 梁 晚 报

“无止境斋”里的跋涉者	金聚泰(66)
三支笔	杨 铎(73)
敬一丹在开封	李 岷(75)
鬼箫	王海英(79)
傣家女	刘 昉(83)
走进人民心中的诗人	赵西红(86)
功夫不负有心人	陈 卫(90)
商业怪圈:筑起“金窝窝”不见“金蛋蛋”	郭 程(94)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尤爱萍(97)

周 口 日 报

铁拳铜腿打天下	张保安(99)
站在历史的碑林前	杨雅萍(106)
读书趣谈	钟 祥(109)
虹云:青春依旧	刘 杰(113)
换个角度看庐山	严静波(118)

驻马店日报

- 中英街头话回归..... 王忠民(124)
 母亲,我不知怎样去安慰您..... 刘报社(128)

郑州晚报

- 长相思 旦复旦..... 康 群(132)
 有人欢乐有人愁..... 王振洲(137)
 说白发..... 曹 地(141)
 莫大的欣慰..... 刘 良(146)
 小品的发展与误区..... 魏柏年(149)
 飞翔的灵魂..... 邓万鹏(152)
 千年的虔诚..... 徐长青(160)
 但凭翰墨寄真情..... 郑 茜(166)
 飞吧,鸽子..... 谢晓勤(171)
 在艺术的长河中开拓..... 王 芳(176)
 文化制胜..... 栾秀敏(180)
 从那次赛鸟谈起..... 王建章(186)
 百灵声声唱草原..... 张迎新(188)
 “读来读去读书社”又掀起读书热..... 周建光(194)
 古画..... 王嘉贵(197)
 透过“皇帝的新衣”看《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李 昊(206)
 现代艺术轻吻紫禁城..... 王 映(209)
 太行猕猴..... 王子亮(213)
 冬话羊霜肠..... 游文亮(217)
 生命的黄土地..... 张叶露(221)
 我给儿子织毛衣..... 李 青(223)
 群芳竞开一枝艳..... 何秀斌(226)

金水雷霆·····	吴 林(230)
金梦·····	邱海泉(237)
倾听天籁·····	赵慎珠(243)
撑起苦难的家·····	张倩青(245)
旅美画家和他的美国妻子·····	李笑梅(250)
荧屏摆开盛宴·····	丁友明(253)
《新三字经》大战·····	孙启文(257)
由二七塔出租门面引起的·····	王康敏(262)
《三国话题》四题·····	孙明道(265)
大山的本色·····	郑大芝(271)
举头望明月·····	赵亚军(275)

河南工商报

社旗有杆“旗”·····	尹光炬(278)
众人捉劣护琼浆·····	周首林(287)
好梦成真·····	梁 弘(292)
工商员的风采·····	杨龙奇(298)
“上帝”好幸运·····	谢国庆(307)
难忘的林县岁月·····	杨鸿飞(310)

河南日报

在河之洲·····	王怀让(315)
年近半百考外语·····	牛青坡(322)
我的星期天·····	杨贵才(326)
忍者白龟·····	王 钢(332)
胡荏·灰包·老爷车·····	李 刚(336)
灯下·····(外四章)·····	高金光(342)
扭啊,扭秧歌·····	张鲜明(346)

绿树,绿树,你无言·····	曹小红(350)
小平南下·····	董林(353)
法海动摇了·····	陈炜(355)
弟弟·····	周岩森(358)
你的小辫真好看·····	平萍(362)
常去做客的奶奶·····	海萌莹(364)

河南日报农村专版

拔牙小记·····	陈辉映(367)
大年初一上火车·····	于冰(370)

河南电力报

黄河作证·····	谢虹(373)
-----------	---------

河南青年报

惠特曼,我心中的草叶·····	范文章(380)
怎么能制止我的灵魂·····	高旭旺(386)
十四行抒情诗·····	萍子(388)
别·····	范庆锋(390)
走好,朋友·····	郭相如(394)

河南法制报

我曾保卫过毛主席·····	李相国(398)
---------------	----------

河南科技报

人与山的情结·····	栾中惠(404)
老唐轶事·····	吴丽莉(409)
小浪底工地上的“外籍军团”·····	刘晨曦(415)

河南新闻出版报

写给青年 写给未来·····	孙法智(418)
想起了军营·····	任建谊(427)

洛 阳 日 报

- 河洛赋(地理篇)..... 宋继敏(432)
 河洛赋(人文篇)..... 董高生(434)
 惜别故土 开发明天..... 石洪涛(437)
 靶场相逢..... 李玉明(441)
 石人山三吟..... 师 莉(443)

信 阳 日 报

- 万水千山总是情..... 刘永胜(447)

教 育 时 报

- 深秋,首体的夜并不凉..... 刘 肖(452)
 陈天然:一年打了一眼井..... 李 若(458)
 公园里的戏迷们..... 张清平(462)
 手杖..... 郭加奇(465)

商 丘 日 报

- 烧焦的房梁..... 张兴元(469)
 远·近·高·低..... 李传申(474)

漯 河 内 陆 特 区 报

- 人生不能太过轻飘..... 夏春海(479)
 独立苍茫..... 张喜梅(485)
 我的极顶楼房..... 蒋春婷(489)
 艰难的不悔路..... 姚均安(494)
 情到深处人淡泊..... 郭海方(498)
 闲话饮酒..... 朱寿荣(501)

鹤 壁 日 报

- 故乡春色浓..... 姚菊泉(504)
 镜子..... 吕 游(507)

北方之子·····	刘砚娟(513)
情系音乐·····	陈卫红(517)

濮阳日报

有感于“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	刘乡英(522)
寻找金沙滩·····	田迎春(524)
“赚稿费集”序·····	梁南洋(527)
丽江的雨·····	苏 斌(530)
老家·····	黄玉清(535)



赵安基

赵安基,男,生于1944年,笔名肖其,河南灵宝人。现为《三门峡日报》副刊部主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三门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发表《从母亲氏族到父亲氏族》、《月儿圆圆》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文艺短评200多篇;编辑《豫西报》、《三门峡日报》文艺副刊500余期。在中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奖中,《王安民办厂记》、《黄河骄子李黄河》、《两棵柳树》等7篇作品获创作奖,4篇获编辑奖;在河南省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奖中,《年聚》、《突突三轮车》、《无话可说》等5篇作品获创作奖,13篇作品获编辑奖。辞条辑入《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中国当代文艺名人辞典》和《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小小说二题

突突三轮车

久居在外,偶尔回家,却逢细雨霏霏。

在距家十多里的小站,我被抛下汽车。站在站棚下,朝家方向望,雨雾蒙蒙,这段遥远的路,是要付一番辛苦了。

“突突突——”一阵声响飘来了一辆三轮车。三轮车在站棚前停住，司机伸过头问：“乘车吗？”还未容我还声，司机又惊讶地喊：“是赵老师，刚回来？去哪？”

“回家。你去哪？”

“我去火车站。我捎你一程，到井湾路口你再走。”

我急忙上车。车棚里，已有三客，携包拎箱，看样子是做生意的。

车突突突开动了。我透过棚窗看见司机的后脑勺，那个后脑勺圆而突。我倏然想起，这不是袁军吗？那时我在郊中教语文，一次考试，他从后二十多名一跃至第二名，我摸着他浑圆的后脑勺说：“这个圆而突的物体里不乏智慧细胞！”说得周围学生大笑。

不一会儿，便到岔路口，我跳下车，走至车前，问：“多少钱？”

“看赵老师说哪里话，我再挣钱也不能挣到你头上。不说师生情，单就凭你当了报社记者我学生脸上也添不少光彩。”

常听说学生有出息，给老师脸上添光彩，还未听说，老师能为学生添光彩。

“情归情，钱归钱，你的车、油也不是白来的，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我半玩笑说。

“再市场经济，把情也‘市’不掉的，我收你的钱，要背良心债的。”

“你给我车票，我可以报销！”我找到应付钱的有力论据。

“老师，你把我看扁了！世上的钱挣不完，情和钱等不出个价。我不管你报销不报销，我不能从你手中挣钱！”

袁军边说边加大油门，正要启动，突然迎面又开来一辆三轮车。

“方方，赵老师回家；你顺路把他捎回去吧！”

袁军边说边启动车，突突突，三轮车加速驰去，车后，溅起一条泥水混合的迷雾。

方方将车停稳，说：“赵老师，几年没见了，你身体比原来还好。上车吧。”

我和方方住的是邻村，听说方方在小学成绩不好，是他父亲找我开的“后门”来郊中上学的。

他的确智商不高，造句往往出笑话。如用成语“吹毛求疵”造句，他造成“妹妹每次在奶奶头发里捉虱子，总吹毛求疵”，用“一箭双雕”造句，他造成“我吃饭时，采用一箭双雕法，就是一只勺子抄两样菜”。等等。

不过，他的三轮车开得不错，路面上不少水洼，他都巧妙地绕过，而且车也平稳。

到村口，方方停住车，严肃地说：“赵老师，拿三块钱车费吧！”

“才三五里路！就……”我瞪大了眼睛。

他憨厚地一笑：“赵老师，你已经当报社记者了，还在乎这三块五块的？”他还说，我再没有听。我从口袋掏出了三元钱。

“方方，挣钱，要讲讲道德！”我含着训导的意味说。

“赵老师，能挣的钱不挣是傻蛋。上学时，你们老说我笨，你看现在还笨不笨？”

他说着，接过钱，朝我又憨厚地笑笑，摆摆手：“老师，再见！”

“突突突——”三轮车驰去了，车后，溅起一条泥水混合的迷雾。

无话可说

由于单位经费紧张，科里迟迟未能装电话，这不仅与人联络不便，而且误了很多重要事情。科员们不断向我这当科长的耳朵扎麦芒。我鼓足勇气连续向领导写了三份申请，理由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充足，并掺入了不少颇有夸张或言过其实的词语。总算打动了领导的某根神经，在第三份申请上终于获得如下签字：准许安装，但必须加强管理。

后勤科的诸葛科长亲自领人为我们装上电话，但临走时留下一份登记表说：“你们安装的是程控电话，打长途费用高，一定要控制，谁打长途在此表上登记，必须是有关我们业务的。”我当然唯唯应是，全科人员欢天喜地送走了诸葛科长。

未过几天，我发现老钱打电话特多，看登记表，却无一不是有关业务的。但有一次我正要推门时，听见老钱正打电话，什么这批货那批货，直运转运，抽成回扣什么的。我推门进去，老钱放下电话，笑模悠悠地问：“科长，上次羊肉泡馍吃得舒服吗？”我变脸作色无言以答。

我问科里小冯，小冯悄声说：老钱暗地从事第二职业，给商户们充当中介人，从中拿提留。

第一季度电话费通知，我们科超额好几倍，而主要是长途费太多。诸葛科长给我打电话说：“牛科长，你们的电话费超得太多了，因为初装话机，可能管理不周，这次就不说了，下季度可要管紧点！”

我在全科人员面前加重语气，但不点名地批评：“没有电话，大

家怨言载道；装上电话，又捣鬼拆台，今后坚决杜绝打非业务性的电话，特别是长途！”

但第二季度电话费通知单下来，我们科的电话费仍超额很多。诸葛科长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嗫嗫嚅嚅，回答不出个子丑寅卯。诸葛科长大度地说：“再原谅你们一个季度，可下不为例喽！”

我是科长，我不是话务员，我不能老守在科室电话机旁。我在科室时，每个人打电话无不与业务有关，但我不在的时候呢？

一次偶然的机，我抓住了老钱。

那晚，我在家里写份材料，但涉及到几个数据需去办公室查对。当我走至办公室门口正掏钥匙时，听见办公室里有喊话声，一听是老钱的声音。我耐心等着，从老钱间断的对话中，听出是一宗很急很重要的生意。老钱一会儿威胁对方，一会儿又说好话，我从夜光表上计算，从我来到办公室门口至老钱放下话机，整整40分钟。我气怒怒地推门而入，咋地拉亮电灯，厉声问：“老钱，你这是干什么？你还有一点起码的职业道德没有？你做生意本已违章，竟偷用科室电话没长没短地打长途，让大家背黑锅，你于心何忍？”

老钱嘿嘿一笑：“科长大人息怒，小人也是被逼无奈而为之。单位有人比我更甚，我心里也不平衡。以后谨慎从事为是。”

第三季度电话费仍超不少。未等诸葛科长给我打电话，我便给诸葛科长打电话：“诸葛科长，怨我牛科长无能，请后勤科把我们科电话机的长途上锁，今后谁有长途去后勤科打！”

诸葛科长派人锁住了长途。

但第四季度电话费仍居高不下，而且通知单上的长话费毫无滑落的意思。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小冯又悄声说：科长，你不知，老钱特能，不知怎么把键盘一按，长途照打不误。